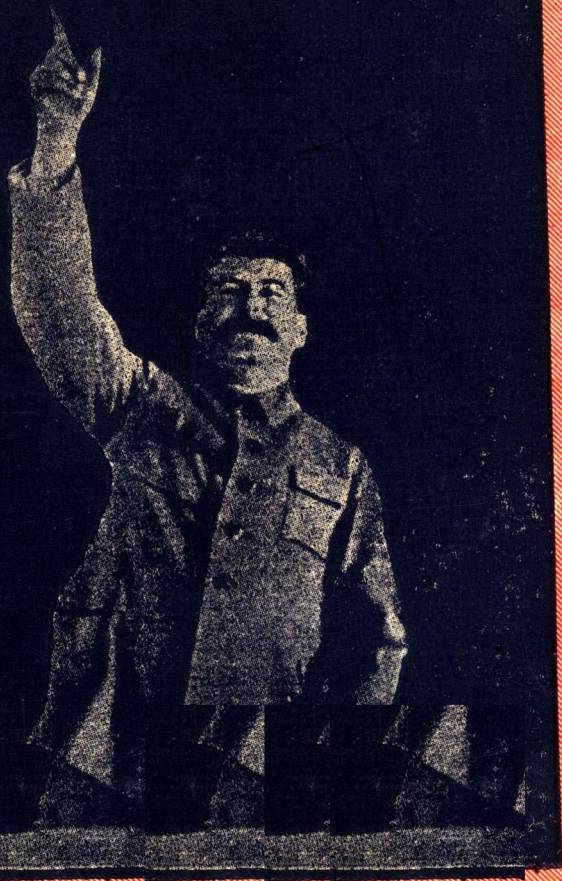


新時代小叢書

聯益出版社
印行



斯大林對列寧主義 文庫的卓越的新貢獻

高 清 岳 譯

G 亞歷山大洛夫著

新時代小叢書

斯大林對於列寧主義
文庫的卓越的貢獻

亞歷山大洛夫著

高 清 岳 譯

—20—

聯益出版社印行

蘇維埃社會戰後的發展，已經被馬列主義範圍內的卓越的新成就和新發現所標誌着。當斯大林同志總結着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的莊嚴宏偉的經驗，和世界各國人民爲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而進行的鬥爭的經驗時，他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論，作了一個新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貢獻。在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新著中，佔有顯著地位的是：「關於語言學裏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語言學的幾個問題」，和「答覆同志們的三封信」。在這些研究中，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也解決了，對於蘇維埃文化建設，和對於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作鬥爭，具有廣大而根本意義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問題。

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已經用偉大的新發現和新學說，使科學

豐富了起來；它們使蘇維埃語言科學奠定了一個健全的理論基礎，而且使語言學的趨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斯大林暴露了馬爾的所謂語言的「新學說」，是語言學領域內的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歪曲，斥責了「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傲慢，誇張，目空一切的論調，並傾向於粗魯地，輕薄地否定馬爾以前語言學裏的一切成就」，並消滅了語言學裏的軍閥制度，他進一步發展着語言的馬列主義理論，並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由於它們對於語言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創造性的解決，斯大林的著作在語言學的從前的狀態——即在馬爾的學生們所樹立的軍閥制度下時，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植根在這個科學部門中——和以馬列主義為基礎的，蘇維埃語言學的發展的新階段之間，劃下了一條基本的而且涇渭分明的界線。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把語言學領導上真正的繁花怒放的大道。蘇維埃語言學具備了一切機會「在世界語言學中佔居首位。」

斯大林指示出：語言是多少世紀以來整個社會歷史的經程所創造的，是幾

百代人爲了適應整個社會的需要，它的一切階級的需要而努力而創造的。作爲許多世紀的產物，語言逐漸地形成着，豐富着，發展着，而且完成起來。離開了社會，就沒有語言。斯大林強調指出，語言和它的發展規律，祇有對於社會歷史，對於該種語言所屬的人民的歷史，和它的創造者的歷史，作不可分割地聯繫的研究時，才能被瞭解。

斯大林發展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語言學問題的觀點，他提出了語言的經典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語言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藉着它的幫助，人們互相交際，交換思想，並達到相互間的瞭解。語言跟思維直接聯繫，它用辭和辭所組成的句，來紀錄並固定思維的結果和人的認識活動的成就，並且因此使人類社會中思想的交換成爲可能。」語言平等地爲全社會服務，「正好因爲這個理由，它是作爲社會的一個單一的語言而創造着，爲這個社會的一切成員所共有，作爲全民的共同語言。」斯大林證明出：語言是與人

的工作的各方面的活動相聯繫的——從生產活動到經濟基礎，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語言作爲人民間的交際工具而服務於社會，作爲在社會中交換意見的手段。它使人民能够相互瞭解，並在生產工作，經濟關係，政治和文化的領域中，在公私生活中，安排共同的工作。語言的活動範圍，實際上是無限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思想的交換，是經常的，爲生命所必需的東西，因爲沒有它，就不可能協調人民向自然力鬥爭的行動，在爲生產必需的物質價值鬥爭中的共同行動；就不可能保證社會的生產性活動的成功，而因此，社會生產的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沒有一種爲社會所瞭解，並爲社會成員所共同的語言，社會就要停止生產，就要崩潰，並不再成爲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說來，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斯大林關於語言的辭彙的學說，正如他生動而適切地稱之爲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的；和他關於文法（辭法，句法）是支配辭的變化和辭組成句的規則之

綜合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的發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斯大林強調指出：恰好因爲有了文法，語言才獲得了用一種物質的語言的外衣，來表達人的思想的能力。一種語言的文法結構和它的基本的字彙，構成了它的基礎，它的特殊的性質，並賦予它強大的穩固性，同時對於民族和國家的強制同化，和壓迫他們的語言的一切企圖，表現出抵抗力。

斯大林說：土耳其的同化家們曾經在幾百年裏竭力摧殘，破壞和消滅巴爾幹各民族的語言。但是巴爾幹的各種語言堅持了它們自己，而且生存下來了。斯大林所提出的深刻的科學的學說，不僅揭露了過去的殖民者和今天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而且也證明出這種殖民政策的完全絕望和不可避免的失敗。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各個國家和各種不同民族的語言之發展的歷史經驗，顯示出一條重要的規律：就是一切民族的奴役者和同化者的政策——不管是土耳其的，還是德國法西斯的，英國的或美國的——過去是，現在也是注定

了要失敗，注定了要破產的。在證明各民族的獨立，和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民族語言的歷史性的權利時，斯大林武裝了我們去同英美侵略者和他們消滅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一切民族的文化毒害人類的計劃作鬥爭。

斯大林的學說，沒有給資產階級的哲學家 and 語言學家的唯心主義的發明，和他們想從語言學中排除唯物主義的一切努力，留下絲毫的立足餘地。現代唯心主義者的，所謂意義學的，哲學的代表們，故意地蔑視語言固定着人在認識中的成功的事實。他們把語言描寫成可以被他人隨意更換的傳統的符號和規律的綜合，因而語言的發展，就妄想不按照任何客觀的規律，而且一切東西都基於偶然性。從此就產生了資產階級國家中各種各樣武斷的語言改革計劃。英國哲學家懷特海德提議取消現存的語言部份，而代之以他自己發明的一些新範疇。這位文盲主義者廢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因為它們反映着離開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的，現實世界的事物，現象，質，和聯繫。懷特海德和他同類的人

也廢棄語言的文法結構。理由是顯然的，因為「文法是人類思維在長時期內所完成的抽象工作的結果；它是思維的巨大成功的指標。」——因而意義學的文官主義者是科學的認識和思維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由於西歐的騷須爾、梅勒、休哈特之流的語言學家，對於語言學的基本問題所作的唯心主義的解釋，使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導致了空前未有的退化。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家把思維從語言割裂開來，又使語言和社會的發展分離，他們就不認在語言的發展中有任何規律存在。因此，依照廣泛流行於資產階級語言學中的騷須爾的意見，「語言並不預想任何東西，它的『形態』自發地，偶然地轉換着，或者寧可說改變着。」（「語言學概論。」）爲了解釋語言的發展，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家沙比爾發明出一種沒有人知道存在於什麼地方的「理想的語言學的本質」，而且這種本質是被認爲支配着語言習慣的。

與揭露出馬爾是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者和庸俗化者同時，斯大林指出，在

許多點上，馬爾的錯誤觀點直接地接近於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唯心主義的理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語言是思维的直接現實，其結果，思维、思想，不能沒有語言而存在。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反，並抹殺了事實，馬爾「發明了一個思想可以沒有語言而進行的理論。斯大林指出：祇有唯心主義者才能說出思维從語言的「自然物質」分割開來，才能說出沒有語言而思维的話；「對於意義學的過高評價和它的濫用，把馬爾引向唯心主義。」馬爾對於騷須爾的「語言本身生命的最敏銳的領悟」（馬爾，選集，）的讚揚，並非偶然的。這就是他對於一個把語言從思维，從社會的發展分割開來，一個把自發的發展和脫離社會的獨立存在賦予語言的語言學家所說的話！馬爾又說到——雖然的確有些含蓄——他的觀點與卡西雷的偽造的唯心主義的企圖相類同。馬爾寫道：「……在他的體系中，印度歐羅巴派的理論獲得了它的全部學說的令人驚異的確證，甚至包括着類似的公式和一致的名辭……」再者，這是說到一個反

動的新康德主義的語言學家的話，他認為語言是爲某種精神所自發地創造的產物，這種精神在語言中爲它自己建立起記號的形式或工具，並藉助於此，而把現實置於精神的從屬的地位。

斯大林論蘇維埃語言學的著作，以非常的深度，和對於各種語言形成的歷史過程的偉大的洞察力，顯示出人民羣衆在語言的形成和發展中所表現的重大作用。他的著作粉碎了馬爾和他的學生們在語言併合的本質，性格，原因和結果上的錯誤見解，引向否定語言在社會歷史過程中自然發展的見解，引向否定各民族間語言學的密切關聯的見解。斯大林對於語言併合是在少數幾年之內就產生結果的決定性打擊的單獨行爲的理論，給予澈底的批判。在他「答覆同志們的三封信」裏，他對於語言併合的過程，在社會主義獲得世界規模的勝利以前，和在社會主義獲得世界規模的勝利以後，提出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斯大林闡發了支配着民族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的規律，從而駁斥了馬爾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之「階級性」理論。這一個錯誤的理論，由於否定民族語言的存在和必要，就在客觀上為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者的事業而服務，這些世界主義者正在企圖為英美帝國主義者——那些新的統治世界的野心家，他們出而奴役全世界的民族，並消滅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的政策作辯護。馬克思主義說：「雖然明明知道在民族內部存在着階級矛盾，但是一種共同語言是一個民族的主要的標記。」語言是全民所共同的，而且它的生命長於社會上的任何經濟基礎，或任何上層建築。在歷史上，語言的發展，從氏族語到部落語；從部落語到種族語，更進而為民族語。「歷史證明出民族語並不是階級語，而是全體人民所共同的語言，為民族內的每一個成員所共有，並構成這一個民族的單獨語言。」斯大林證明了那些階級語客觀存在着，而民族語倒是一個虛構的見解之謬誤。

斯大林粉碎了馬爾的關於語言是上層建築之一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出舊的上層建築是隨着它的經濟基礎，從一個社會經濟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而變更着和消滅掉的；反之，語言却並不消滅，而更豐富起來，保存下它的基礎，它的基本辭彙和它的文法結構。

爲了維護他們的錯誤理論，馬爾和他的學生們企圖指出文化的階級性，在社會中兩種文化的存在——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來證明語言的階級性。斯大林指示出，這樣來研究語言的問題是反科學的。這些見解的荒謬，在於他們把語言和文化等同起來，而且混淆起來了。「然而文化和語言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文化可以是資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但是語言，作爲一種實際的手段，永遠是爲全民所共有的語言，而且能夠同時爲資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服務。」斯大林強調這一點，文化適應於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新時期而變更，反之，語言則經歷許多時期基本上保留原樣，平等地爲新舊文化雙方服務。

斯大林所定下的這些原則，給以民族爲形式，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蘇維埃文化，提高到更進一步的昌盛的任務，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上的根據。斯大林以強有力的思想體系的武器，武裝了蘇維埃文化的建設者們，來反抗那些忽視了蘇維埃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內容之間的根本區別的人，那些企圖把資產階級的觀點和習慣移植進蘇維埃生活的人，同時也反抗那些口頭上說他們正在向資產階級文化作鬥爭，宣稱語言是資產階級的，階級語言，並主張某種新的，「無產階級的」語言，因而在實際上却破壞着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的人。

斯大林論語言是人民相互間交際的手段，交換思想的手段，以及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的學說，它們的歷史性的重大意義，在蘇聯各民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急風驟雨般的發展的實例中，特別令人信服地明確起來了。

由於列寧和斯大林關於語言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中所起作用的學說的領導，

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幾年開始，蘇維埃國家就以廣大的規模，發動了用土語發展羣衆教育的工作，並以蘇聯各民族的一切語言提高社會主義文化的工作。如果沒有這種工作，那末，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卓越成就和勝利，促進文化和提高蘇聯所有各民族人民的物質福利，將會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偉大力量，特別在這樣一個事實中顯示出來了，蘇聯各民族的人民，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內，獲得了用他們土語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各種著作——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

相反地，帝國主義壓迫各民族，而且用一切方法竭力鎮壓它們的發展，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竭力強制地去同化，吞併，並摧毀它們。帝國主義的有學問的僕從們，正在竭盡其所能，證明民族語言和文化是多餘的，陳腐的，這樣，就能藉此易於取消各民族的主權，並把所有國家淪爲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們所作的這類活動的一個典型的樣本，就是英國

的意義學者李查茲和奧格登，他們主張英語統治全世界；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宣傳着所謂「基本英文」——一種袖珍英文，它的字彙可以排在單獨一頁拍紙簿的紙上。美國的獨佔資本家，亨利·福特狂叫道：「使每一個人講英語，」於是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們就跳起來執行他們的首領的命令。華爾街的代理人之一，華爾坡爾，在爲英語要求世界霸權的時候，曾嘲諷地宣稱，這樣將有助於使別的許多國家隸從於英美帝國主義集團之下。

斯大林已經全面地暴露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強制同化各民族和它們的語言的帝國主義政策；他已經指示出，語言的穩固性，和它抵抗一切強制同化的企圖的力量，從而顯示了帝國主義政策在這個問題上的徹底失敗的不可避免性。

在他的新的著作中，斯大林給語言的本質下了一個清楚的，經典式地精確而深刻的定義，它與社會發展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他指示出語言發展的規律，並給予語言學裏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一下致命的打擊。他的著作把蘇維埃語

言科學救出了停滯不進的狀態，這種狀態是由於馬爾的錯誤理論的傳播，和馬爾的學生們在語言學中建立了軍伐制度而沉溺進去的。斯大林的作品，對於語言學裏基本的理論問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解決，它們澄清了流行於在馬爾的錯誤思想影響下的語言學家之間的難於相信的混亂。

然而，斯大林的新著作的重大意義，遠超出於語言科學的範圍。他的天才在這些著作中所解明的許多理論原則，使整個的馬列主義理論豐富了起來；它們給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各種法律與文學的專家們的工作，提供了許多教訓。

斯大林的著作，以許多新的命題和結論，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首先是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與它們辯證的相互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以及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規律，和它們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中，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時代中的特徵。